

《入座》

這是我第一次踏進日照中心。

桌椅整齊排列，牆上掛著其他長輩失智者剪紙的花朵，還有其他的作品。空氣裡有股消毒水與熱茶混合的味道。

對我來說，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地方，但對媽媽而言，卻好像陌生的審判場。

「我不要！我要回家！」她揮著拐杖，聲音尖銳，在走廊裡來回迴盪。

她的語言能力早已斷裂，說不出自己究竟在排斥什麼，只剩下本能的抗拒。

那幾週我一直在努力，早已筋疲力盡，電話一通接一通地撥打著，向各個機構解釋她的狀況，討價還價，期望能夠幫媽媽找到一間適合她的日照中心。

這是最後的希望。

可媽媽卻在我眼前大吵大鬧，像一場鬧劇。

我竟然也失控了。

喉嚨裡爆出一聲怒吼，粗暴得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。

媽媽愣了片刻，繼續喊叫。

中心的照服員卻像早已習慣這種場面，不疾不徐地走過來安撫我，聲音平穩。

「先帶媽媽回去吧，過些日子，也許會願意。」

搭計程車回家的路上，沉默像一層厚布，悶得我快窒息。我之前的所有努力就像白費了一樣，一切又回到原點。

夜裡，我根據自己的信仰在禱告裡尋求出口，求上帝讓媽媽心裡轉一個彎，讓我能安頓好媽媽後安心讀書，也讓她能有新的社交圈，新的朋友，還有笑的能力。

媽媽生病之後，我似乎就沒看過她的笑容了。

凌晨，媽媽卻自己拄著拐杖，踉蹌走到我身邊。

「剛剛……那邊……」她斷裂的語言像摔碎的瓷片，散落著。

但我聽得懂。

早上我叫了計程車，再次帶她回到那裡。

這一次，她竟沒有掙扎。

中心教室的門一打開，她慢慢走進去，環視四周，然後選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。動作輕柔卻肯定，像是把自己安放好。

這次她不再喊叫，只是抬頭，四處張望筆劃，努力尋找著照服員，嘴裡喃喃，說著那些破碎的語言。

沒有人能拼湊出她要表達的完整句子，但她的神情，卻是久違的投入。

我看著媽媽，忽然覺得她是不是也不捨得我，理解我幾週來奔波的疲憊。

此刻，這些疲憊在那張椅子上找到了落點。

媽媽的心和病，就像她斷斷續續的話語，繞了一個大圈，終於安定地坐下來了。

她用屬於她笨拙的方式，給了我答案。